

書名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

撰者

閩雙笏廬刊本

卷

清 魏秀仁 撰

內容分類

卷十三

索書號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編號

雙紅堂 小說 63

D8665000

滄海樓沈側

彩色首頁1

此情之歸結

卷十三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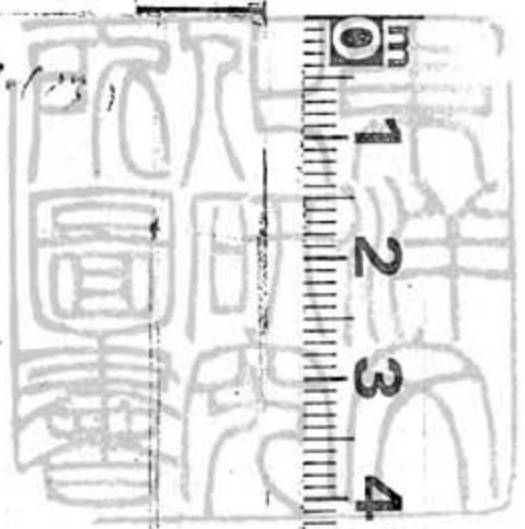
蚩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
 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
 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
 且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
 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



花月痕全書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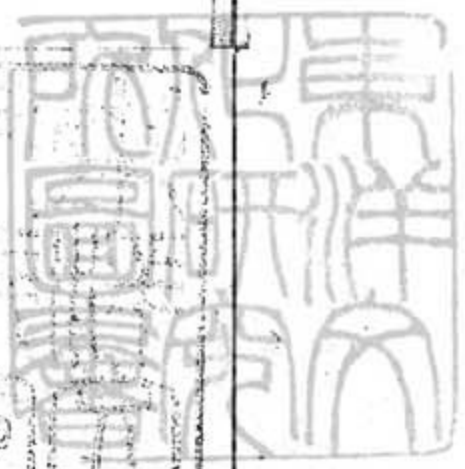
K2983.1231



花月痕

劬丞手裝

双紅堂
小說
63(13)



此回以酒鬼
 巖太歲發端
 殺清名姓貴
 之也為下牛
 折張本亦為
 上文敘清眉
 月折別緒二
 字卻借留晏
 二人寫出愈
 覺淒碗動人
 者則一二語
 可了就使敷
 衍半幅有何

花月痕全書卷十三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話說酒鬼姓聶名雲巖太歲姓管名士寬這二人自三月初二日起竟沒消息就禿頭也自渺然一日留晏二人同來子秀向靴頁中取出兩張舊詩箋遞給癡珠道你瞧癡珠接過展開見是秋心院本事詩向日粘在秋痕屋裏便慘然說道這兩紙怎的落你手裏子善道今天聽說園裏有新戲開臺我拉子秀去看不想走到菜

花月痕全書卷十三



意味乎作者
落筆乃爾不

凡為下回重過

秋心院張本
不堪回音

引起枯吟

說來令我
也驚然欲絕

花痕

豪邁○月痕

宗旨○癡珠
自是有托而
逐

左顧右盼雄
姿偉抱落落
人實此當是
定情後作

語語嗚咽與
前詩意興迥
不侔矣此當
是近作

市街。恰遇着秋痕住宅。開着大門。說是王福奴要移入
居住。我兩人同進去。前後走了一遭。見月亮門左側。你
鑄的菊花詩賦石刻。還在秋心院中。牀榻几案。也照舊
排着。我同子秀相顧。惘然見案下。掉落詩箋二紙。子秀
檢起。是你舊作。竟把我看戲的心腸。都沒了。癡珠聽了。
十分難受。詩是七律二首。七絕二首。七律云。
無端鴻爪到花前。正是西風黯黯天。放浪形骸容
我輩。平章風月亦神仙。空餘紅粉稱知己。長向青
娥證夙緣。早歲綺懷銷欲盡。為君又惹恨綿綿。

黯絕并門一葉秋。桐陰小語便勾留。聘錢有恨銜
牛女。藍縷何人識馬周。青鳥迴翔難得路。綠珠憔悴
怕登樓。昨宵珍重登車去。知汝晨妝懶上頭。

七絕云

罡風吹不斷。情絲死死生。生總一癡。忍凍中宵扶
病起。剔燈苦誦定情詩。

強將紅燭夜高烧。鬢影嘶磨此福銷。歡喜場成煩
惱恨。青衫紅袖兩無聊。

常說日之所思。夜之所夢。這夜癡珠夢中大哭而醒。見

驚工迸淚月
解傷神。月

痕
敘夢正敘別
緒

異日晤惺娘
於并門仙館
談及此夢乎

昏昏冥冥果
是不好

鞋者諧也鞋
底全裂事不
諧矣

普天無川梁
欲渡願水縮

荷生詞所云
只恐落花扶
不起辜負東
風。別緒二
字借夢寫出

精義

祛夢之法亦
祛愁之術。
別緒二字又
借心印論說
寫出

殘燈一穗。斜月上窗。回憶夢境。歷歷在目。十分淒楚。次
早心印來看。癡珠因說道。我昨宵卻記得兩個夢。前一
夢是到了秋心院。見一個女人。年紀約有二十餘歲。身
子既高。臉兒又瘦。就如枯竹一般。自說姓王。小字惺娘。
後一夢。大是不好。夢見秋痕扶着病。和我攜手在陰濕
地上走。兩人腳上都沾是泥。走有幾里路。覺得黑魃魃。
的上不見天。日下面又盡是滑滑沒蹤的泥。秋痕兩手
按在我肩上。說道。我走不得。鞋底全裂。怎好哩。我便扶
他坐在石板上。隨後重走一箭多路。便是一道河攔住。

去路沿河走。有一里。兩人的足都軟了。才見有個孤木
板橋。秋痕先走上去。撲落一聲。秋痕竟跌下去。我眼撐
撐的看他沈到沒影去。一面哭。一面叫救。卻沒個答應。
應。我便號啕大哭。醒了。你想這夢凶不凶。心印道。夢要
反解。夢吉是凶。夢凶或反是吉。大凡有眼界。遂有意識。
有意識。卽有碍。窒恐怖。變幻顛倒。夢想相因而至。你要
先。把情魔洗除乾淨。那夢魔便不相擾。咳。你萬里一身
關係甚重。南邊家裏癡珠不待說完。便說道。親在不許
友。以死何況。秋痕原是兒女之情。不過如風水相值。過

舌底翻蓮卻
非胸有成竹
○此一段看
似與別緒二
字反了其實
正寫是縈字
也癡珠口裏
十分解脫心
裏愈十分縈
結果不這般
獸懷人詩胡
為而作乎

焦桐室枯吟

花痕

花痕
沈痛
非常別緒

花痕
隱括三十九
回以前情事

時也就完了那裏有天長地久儘在一塊兒的就算今
生完全美滿聚首百年到得來世我還認得秋痕秋痕
還認得我麼而且他又是走了明知無益事翻作有情
癡我更不這般獸我此刻打算病愈立即回南以後再
不孟浪出門了心印道這一節再作商量凡事有个定
數該是什麼時候回去該是什麼時候又出來你也不
能自主癡珠不語心印坐了一會就走了是日天陰得
黑沈沈的夜來冷雨敲窗癡珠輾轉牀頭因起來挑燈
搦管作了懷人詩八首次日作一柬將詩封上差李福

送給荷生恰好荷生正在舉雲樓和采秋看花青萍呈
上癡珠的槭荷生與采秋同看了信采秋將詩念道
斷雨零風黯黯天客心顛顛落花前算來緣要今
番盡過此情真兩地牽銀漢似牆高幾許滄波成
陸淺何年除非化作頻伽去破鏡無端得再圓
采秋眼眶一紅道這一首就如此沈痛我念不下你念
罷荷生接着念道

一春愁病苦中過肯信風波起愛河鷓鴣幾聲花
事謝杜鵑永夜淚痕多能營三窟工鸞兔誰撥明

補前所畧

竹也鸚鵡也
犬也都是秋
心院本事

空梁落無泥

花浪

回顧三十一

回顧三十七

槐陰耶梧陰耶

月痕
應上文夢中
鞋底至裂

燈救火蛾從此相思不相見拔山力盡奈虞何
疇昔頻頻問起居每逢晨盥晚妝初藥爐薰骨眉
偏嫵鏡檻留春夢不虛坐共揮毫忘示疾笑看潑
茗賭搜書紅窗韻事流連慣分袂將行又攬裙
而今紅袖忽天涯消息沈沈鳳女家十日紀綱遲
報竹幾回鸚鵡罷呼茶

就嘆道秋心院的鸚鵡這回生死存亡也不知道了又
念道

燕尋梁壘穿空幙犬擁金鈴卧落花翻似閉關長

謝客不堪室邇是人遐

采秋道我去年回家時候榆園不也是這樣麼只你沒
有他這般苦惱荷生道寃人不寃我去代州那幾天苦
惱差不多就同癡珠采秋道你苦惱處便是熱鬧處難
為癡珠這一个月顛沛流離荷生笑一笑又念道

一樹垂垂翠掩門判年春夢了無痕娥眉自古偏
多嫉鴉鳥為媒竟有言山厝愚公空立志海填少
婦總理寃昨宵月下亭亭影可是歸來倩女魂
今生此事已難諧噩夢分明是玉鞋苓朮縱教延

眼目○月痕

別緒

旦夕藁砧無計為安排。魂銷夜月芙蓉帳。恨結春風。翡翠釵半幅。羅巾紅淚漬。一回檢點。一傷懷。
 荷生慘然說道。淚痕滿紙。瞧着采秋。已經是滴下淚來。見荷生瞧他。便強顏笑道。替人垂淚也。漣漣荷生往下念道。

花痕

賞之玉溪集
中恐無以辨
○眼目

花痕

并門春色本淒涼。况復愁人日斷腸。月滿清光容易缺。花開香豔總難長。劇憐夜氣沈河鼓。莫乞春陰護海棠。拚把青衫輕一殉。孤墳誰與築鴛鴦。
 五夜迢迢睡不成。燈昏被冷若為情。名花證果知

情生交耶文
生情耶一片
血痕一片淚
痕

漣絕○宗旨

雲雷動不已
艱險路更踟

采秋有心人
說得曲盡癡
珠命官磨蝎
卻得許多英
雄死友巾幗

何日蔓草埋香有舊盟。地老天荒如此恨。海枯石爛可憐生。胭脂痕藉無人管。淒絕天邊火鳳聲。
 兩人默然半晌。荷生才說道。癡珠就是這樣埋沒。真个可惜。采秋道。南邊道路實不好走。不然差个幹弁送他回去。也是好呢。荷生道。無論南邊滿地黃巾。萬萬走不得。就令上路。迢迢兩個多月路程。誰護持他。哩。采秋道。孤客本來可憐。何況是病病裏。又有許多煩惱。就是鐵漢也要磨壞。兩人言下都覺得十分難受。過一會。采秋向荷生道。我想癡珠平日。很是喜歡紅豆。我想送給他。

知心也算是福

玉溪李夫人詩也時河東公賜以樂籍張懿仙玉溪上啓力辭○月痕宗旨花痕癡珠心事盡於此廿四字中未易與流俗人言也

接入下半折應上回禿頭

病中既有服侍就是異日旋南也不寂寞你意下如何荷生笑道這是你一番美意只怕癡珠不答應哩采秋笑道你且與子善言之以後子善將采秋的意思告知癡珠癡珠微笑吟道慙愧白茅人月沒教星替便手裁一東寄與荷生荷生與采秋同看東云

承采秋雅意欲以紅豆慰我寂寥令人啣結然僕賦性雖喜治游歌風未流狄濫此次花叢迴顧原為有託而逃可憐芳草傷心尙覺迷途未遠病非銷渴遠山底事重描人已中年逝水難尋故步大

福自知不再良緣或訂來生為我善辭采秋為我善撫紅豆

荷生笑道何如我說過癡珠不答應哩咳癡珠做人我是曉得采秋嘆口氣道這教我也沒得用情了荷生正欲答應外面傳報經畧來了只得出去光陰迅速早是三月二十二日癡珠正將一碗蓮心茶細啜忽見李福林喜狂奔進來喊道禿頭回頭了癡珠就出來問道在那哩只見禿頭身上只穿件藍布棉短襖由屏門飛跑上前眼淚紛紛磕下頭去癡珠兩眶中也淚出如瀉扶



敘秋痕都借
禿頭口述作
數層波折卻
不鈍置

禿頭自敘一
段此追溯筆
也

插敘管士寬

接敘秋痕

接敘秋痕

接敘士寬

起道你見過劉姑娘麼禿頭抹着淚道見過可憐得狠
現在病在正定府保興館飯店裏癡珠聽了隨說道他
二月間本來有點痢疾這會自然更是不好禿頭道姑
娘從上車後點米不曾沾牙下的全是血兩腳不能踏
地人極銷瘦面目卻腫得一個有兩個大病到這樣一
天還要受他們的絮聒癡珠黯然道你怎樣見得姑娘
哩禿頭道小的那一天心上恨着姑娘就氣糊塗了一
口氣去找管士寬走至大街逢着聶雲纔曉得姑娘被
他纏騙了出城管士寬天亮知道帶了盤纏便趕出城

跟尋下落聶雲都曉得他們去向小的一時氣憤拉着
聶雲就走原想一兩跬就趕得着豈料一天趕不上一
天直到十二這天到了正定府方才見着管士寬知道
牛氏和姑娘是初二日下午出城坐的是短僱的車李
裁縫父子和跛腳玉環是初三日五更走天亮出城才
是長僱的一輛大車一輛轎車將屋子交給他的同鄉
顧歸班因姑娘下了紅痢一天有數十次路上不便才
延擱在這店中管士寬一路跟着姑娘坐的轎車跑姑
娘住也住姑娘走也走天天都得與姑娘見面卻不能

又接敘秋痕

又自敘

又接敘秋痕

逗起貽書

接敘貽書

瀝血

說得話。只跛腳通得信兒。到了正定府。姑娘取出一條金耳扒。送給管士寬。教士寬換作盤纏。一路跟去。好傳個信給老爺。當下士寬與小的見面。才得跛腳傳與姑娘。知道姑娘約小的十四日天亮。店後空地裏相見。姑娘門知老爺病中光景。一慟幾絕。教小的快回。癡珠遲疑半晌。說道。這樣看來。你也是空跑一遭。禿頭道。姑娘有信給爺哩。便從懷裏探出一個小小油紙包。展開油紙。將個藍布包遞上。癡珠瞧那藍布包。縫得有幾千針。林喜送過剪子。癡珠一面絞禿頭。一面回道。姑娘說沒

有筆硯。也沒有地方寫個字兒。裏頭幾個字。是咬破指頭寫的。癡珠不聽。猶可聽了禿頭這般說。那一股酸楚。直從腳跟踴上心坎。從心坎透到鼻尖。一言不發。把布包絞開。內裏是癡珠原給的一支風簾。鐺一塊秋痕。常用的藍綢手絹。一塊汗衫前襟。上面血跡模糊。癡珠畧認一認。便覺萬箭攢心。不知不覺。眼淚索索落落的。滴滿藍布包。一會穆升遞上熱手巾。拭過臉。重把那血書反復審視。噙着淚。一字字辨清。是
釵斷今生琴焚此夕身。雖北去魂實南歸。裂襟作

同顧十八回
應三十八三

紙。嚙。指。成。書。萬。里。長。途。伏。維。自。愛。

凡三十二字。癡珠默念一遍。停了一停。向禿頭道。你路上辛苦。且歇息去。禿頭答應。癡珠攜了血書。手絹。風箏。蠟。并。那。塊。藍。布。到。臥。室。躺。下。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媯。氏。補。不。完。離。恨。天。這。一。夜。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燄。同。煎。不。待。說。了。禿頭和聶雲跑了這一遭。空自辛苦。去的時候。兩人都是空手出城。禿頭將皮袍脫下。當了作路費用。盡了聶雲的皮馬褂。也脫下。當了。幸是正定府。遇着管士寬。將秋痕金耳扒。換了十餘串錢。付給兩人。

結住下折仍
收足別緒

正寫別緒只
此數語情痛

能流
以下申說聶

雲管士寬應
本篇入乎

真屬可憐

敘聶雲身後
詳盡亦貴之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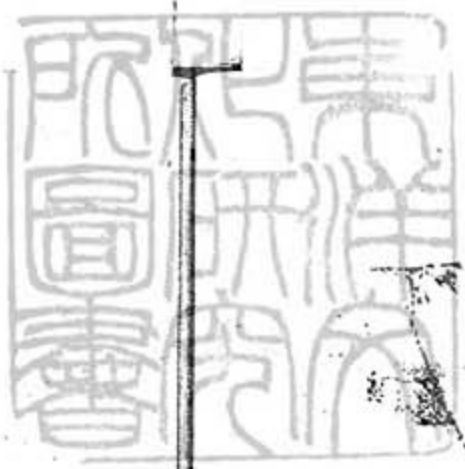
這起四十四
回文字

作个回費禿頭是自己多事也。還罷了。可憐聶雲。路上受了風霜。到家又被渾家楊氏唾罵。受一場氣。次日便病病了。幾天就死。後來癡珠聞知。大不過意。晚得聶雲女兒潤兒。是嫁給子秀的。跟班李升。就賞了潤兒四十吊錢。那楊氏係隨着女兒過活。就也十分感激。管士寬無家無室。只有屠鋪一間。係他侄兒照管。他竟隨秋痕。住在正定府了。正是

娼。家。而。死。節。名。教。母。乃。藝。
人。生。死。知。已。此。意。早。已。決。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秋痕合傳其實寫癡珠皆寫秋痕也起結及中間以聶雲管士寬為線索亦用追敘補敘的筆筆筆是借故筆筆活動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輸誠

遙接二十三
回敘入

話說謬如是去年十一月到任申明海防舊禁修整本

部戰艦出洋巡哨逆倭三板船從此不敢直達建康就

是員逆也有畏忌江南江北一帶官軍因此得以深溝

固壘卧守一冬謬如蒿目時艱空自拊髀兼之寶山僻

在海孺文報不通迢遞并雲魚沈雁渺十分懊惱忽忽

又過了一春一日傍晚步出營門西望月明銜山一綫

有無限心事都振觸起來踱了一回退入後堂叫跟班

坐甲裏糧轉
面為深溝固
壘可勝浩嘆

月痕
是英雄氣概
是無奈時光

魯酒非忘憂
之用

如讀唐人紅
線傳。花痕

燃了一枝高燭。倒兩壺酒。取件野味。一人獨喝。喝完了。酒無聊之極。瞧見壁上挂的劍。因取下來。就燈下舞了。一回。便向炕上坐下。按劍凝思。此時五月天氣。日長夜短。鼓門更鼓。寥寥的。早轉了三更。跟人都睡。只個小跟班。喜兒。站在背後。忽聽颼颼的風起。簷下一樹丁香花。紛紛亂落。瞥見金光一閃。燭影無燄。有個垂髻女子。上身穿件箭袖。對襟魚鱗文。金黃色的短襖。下繫綠色兩片馬裙。空手站在炕前。說道。幾乎誤事。謾如愕然。提劍厲聲問道。你是妖。是人。怎敢到我跟前。這會跟班暨巡

突出章癡珠
三字妙

應十九回

娟娘蹤跡至
此始詳之文
法錯綜變化
虛實停放不

兵聽得謾如厲聲。都起來探望。女子笑道。站住。便如木偶了。接着道。將軍不要動手。我念你和章癡珠有舊。謾如聽說癡珠。便按劍問道。你這小妮子。怎認得癡珠。女子指着炕上的聯道。你且說何處見過癡珠。謾如道。他現在并州。女子道。解衣。我推食。食我。你和他狠有交情。謾如放下劍道。你這來。是替何人行刺。女子道。將軍請坐。我說個來歷罷。我名春纖。我的師父。是徐娟娘。謾如恍然道。娟娘不與癡珠有舊麼。我早聞名。這人如今在那裏。女子嘆一口氣道。我的師父。尸解了。現在香海

可思議
出香海洋青
心鳥忽聞海
上有仙山山
在虛無縹渺
間。遙應第
二回敘入
出慧如

應第五回

結娟娘
藉蘊空

洋青心鳥做個地仙。我原是他的侍兒。四年前三月間。他帶了我朝了普陀巖。到次年冬間。附海船到得東越。探偵癡珠。說是進京去了。次年春天。師父遊了武彝雁岩。重來江南。寄居無錫映山菴。遇個女道士慧如。傳授我的劍術。去年雲遊兩湖兩川。冬間想要由川歸陝。路過廣漢。寄寓華嚴菴。主持蘊空禪師。與師父極其相得。因知道癡珠入川。也到廣漢。卻與師父相左。師父從此百事灰心。除夕這一夜坐化了。留一錦囊給我。囑我急時開看。我因正月間蘊空也坐化了。他的徒弟又與我

語語斬截是
个劍俠

我讀之也為
心跳

不對。折開錦囊。教我回來無錫。不想前月到了映山菴。慧如卻為金陵偈俠迎去。封他無上清妙真妃。偽號我因此投入賊營。訪尋慧如。說是命裏該有此兩月魔劫。今日慧如是奉將令。取你首級。慧如差我前來。諄囑留。心我為瞧見癡珠的聯。不忍加害你。瞧你的跟人罷。只見紅燭光搖。春織早不見了。謾如和院子裏大家。就像做夢一般。再瞧喜兒頭。早斷了。謾如回想。心上猶覺突突亂跳。過了幾日。是出哨之期。謾如上船後。開行十里。還沒出口。遇着頂頭風。傳令停泊。一連三日。謾如氣悶。

是海汊

是海山

蓬蒿青草間
乃有仙蹤
如自賊中來
潛蹤宜爾耶
抑游戲三昧
使謬如迷迷
惑惑耶
謬如固非肉
眼○台眼
開眼

此語已伏下
文贈驢之根
開眼

不答謬如只
喚春纖妙○
閉上雙目

開眼

也不帶人便服上岸見遍地斥鹵都無人跡遠遠的見
前面有數株大柳樹便望着柳樹向前走去不想愈走
愈遠差不多走有十餘里路方才到得樹下向前遙望
一遍綠蕪茫無邊際西邊是个山青青鬱鬱好些林木
因灣向西走來將到山下都是幾抱圍的大樹老幹參
天黛痕匝地到得山下連峯疊嶂壁立千仞獨立四望
令人神爽沿山又走有一里多路向西樹林裏卻有一
徑渡過徑路是个平坡坡下一口井井邊有个廟頭門
大殿都已傾塌蓬蒿青草一路齊腰步入後面是个三

間小殿卻整潔無塵西邊一字兒叢竹竹裏有个小門
謬如踱進院子見上面是三間小屋屋中間布一領席
有个女道士合眼趺坐年紀約有六十多歲狠有道氣
謬如躬身向前女道士微微開眼笑道總兵貴人何苦
單身輕出來此荒僻地方謬如道素昧生平何以識得
我是總兵女道士仍閉上雙目喚道春纖你的故人來
了謬如無可措詞只聽嚶嚶一聲春纖葛衫布褲從屋
後轉出謬如瞧見轉覺愕然春纖說道將軍何來謬如
倉卒不能答應女道士開眼說道我有一偈總兵聽着

應三十八回

引起四十九

回葉夫人

此一折與第

五回蘊空兩

傷正自遙遙

相對而一字

不犯一筆不

犯足見作者

才大如海

開眼

正照後文
垂眼危坐

開眼

揭破疑團

正照四十六

回以下情事

○閉目不說

寫得駭人

始念固是轉
念更佳

芥。苜。無。靈。春。風。夢。醒。西。望。大。行。星。河。耿。耿。
故。人。織。練。新。人。織。素。縑。素。同。功。愴。然。薶。露。

謾如道鍊師法號上字有个慧字麼春纖答應道是謾
如打一躬道欽仰之至只下土塵頑不能窺測鍊師意
旨就第一偈想來敢莫并州眷屬有甚意外之變麼女
道士開眼微笑道總兵解得便好謾如皆淚欲墮說道
承鍊師第二偈指示想是我也要死慧如道此解卻錯
總兵燕頷虎頭後來功名鼎盛如何會死說完仍自垂
眼危坐謾如因向春纖道那一夜相見說是鍊師現在

金陵不想今天卻在這個地方相遇慧如復開眼道我
就是那一夜脫了魔劫潛踪此地今日與總兵一會也
是數中所有不久便有人領兵來此平賊都是你的熟
人請回步罷說着仍低下雙眉閉目不語謾如不敢糾
纏只得別了春纖而去見日色銜山趕緊尋着原路奔
上坡來剛到坡心回頭一望只見廟裏赤騰騰的發起
火來毒燄衝空濃煙布野吃了一驚想道他兩個都是
劍俠飛仙還怕什麼火我走我的路罷走了數步轉念
道他兩個就是神仙如今這廟燒了今夜先沒有棲身

寫得逼真

大可驚訝

至則行矣

我讀之也覺
如夢

點睛

全下四十八
回文字

謾如夢未醒
耶竟欲寄信
并州

我眼見了豈可不回去看他一看便轉步跑下坡來耳
中尙聞得霹靂剝剝的響及到井邊依然是個破廟並
無星火十分驚訝奔入廟中重由竹林小門探身進去
前前後後尋了一遍卻不見慧如春纖再向後殿尋來
也沒些影兒此時天已黃昏漸漸辨不得路逕只得反
身便走自語道我難道是做夢踉蹌走出只見門邊有
一匹黑溜溜的青驢鞍轡俱全攔住門口鞍上粘一字
紙謾如取下瞧着上面寫的是
將軍多情可感惟是道僻黑夜難行奉贈青驢一

匹聊以報往返跋涉之勞貧道與春纖當往并州
勾當一場公案即日走矣

謾如瞧畢十分詫異想道真是神仙但此驢方才不見
這會從何處得來可惜兩人前往并州我不曾寄他一
信見天已黑只得跨上驢子踏着星月找尋原路可喜
驢子馴熟得狠虛閃一鞭便如飛的跑了走到大柳樹
外遠遠的望見燈籠火把四面環繞而來謾如料是營
中兵丁前來接應一面加鞭向前一面招呼大家到得
船中已是八下多鐘了兵丁將驢子牽入後艙喂養都

人間不解重
驪駒
借上文慧如
遠遁卸入金
陵賊情眉目
分明線索清
楚

平敘五狗

趁勢側重潮
貴而紹深宣
嬌之亂縱筆
直敘不必更
起爐竈

千秋金鑑

五狗之亂自
宣嬌起

說好匹驢子。是仙人贈的天馬。這謾如自喜不待言了。且說慧如遠遁之時。正是羣醜自屠之日。你道羣醜何以自屠呢。當初員逆倡亂。結了五个亡命。號為五狗。一為偽東王羊紹深。一為偽西王刁潮貴。一為偽南王馮雲珊。一為偽北王危鏘輝。一為偽翼王席沓開。後來踞了金陵。雲珊死於全州。潮貴死於道州。潮貴係員逆妹夫。員逆這妹名喚宣嬌。極有姿色。卻狡猾異常。與紹深恰是敵手。員逆始以天主教蠱惑鄉愚。奉一木主。說是天父。配以天母。天父附身紹深。天母便附身宣嬌。所有

號令。出自兩人。氣燄生於積威。權勢傾於偏重。以此阿柄持白。兩人員逆轉成疣贅。這番潮貴死了。宣嬌尊為天妹。廣置男妾。朝懽暮樂。於是羣醜皆有垂涎之意。奈員逆受制於紹深。事事仰承鼻息。適值紹深妻死。遂把宣嬌再嫁紹深。成親這日。是个伏天。紹深做架大涼牀。窮工極巧。四面玻璃。就中注水。養大金魚百數。游泳其中。枕長四尺五寸。所有男妾。悉使從嫁。鏘輝沓開十分眼熱。沓開便帶兵打甯國去了。鏘輝偪處一城。自然刻刻拈酸。賊中男歸男館。女歸女館。自六逆外。夫歸同宿。

一層
紹深也有一
妹奇



羊危之釁以
碧玉雲娘而
深
兩層

三層

四層○亂必

名犯天條。雙雙斬首。紹深卻把宣嬌男妾悉配女簿書。鏘輝道是應斬。伺紹深開科取士。帶了數名親兵。直入東府。按名指索。不想這男妾俱係童子軍中。選出驍健。一聞而至。約有三十餘人。鏘輝只好飽了一頓老拳。十分羞惱。再說紹深也有一妹。名喚碧玉。年已廿九歲。不曾匹配。有陳宗揚者。一表人才。又生得白皙。充个東府承宣。妻名雲娘。是个女承宣。宗揚輪班住宿內廂。因得與雲娘偷寒送暖。素無人知。自宣嬌男妾配了女簿書。散處前後左右廂房。這碧玉入夜便如畫眉踏架一般。

瞧了這裏一段風流。又覷了那邊百般秘戲。因此雲娘的醜態。竟被碧玉勘破。以此挾制宗揚。竟佔了雲娘夜局。雲娘豈敢聲張。那紹深許多姬妾。都是怨女蕩婦。就也挾制宗揚。宗揚沒有分身法兒。久而久之。自然鬧出事來。紹深下令斬了宗揚夫婦。不想宗揚就是鏘輝妻弟。事有湊巧。宗揚夫婦纔纒首示眾。其弟宗勝偏自河北。敗仗賀賀。逃回紹深。傳令腰斬鏘輝。大恨那員逆見紹深。件件威福自專。也是不能相忍。一日紹深忽說天父附身。責了員逆五十大棍。責了鏘輝一百小板。大眾

有原左傳凡敘列國之亂必追溯數層然後敘及本

事以為鑑也作者祖之自屠自戮

自屠自戮

衣敘夾議文不鈍置

痛慘戮

可憐

逆 隨手結了羊

敘五狗敘宜 嬌敘碧玉雲

忿忿不平鏘輝於是內受員逆意旨外以沓開賂以宣嬌哭於這夜五更天登壇禮拜絡誦讚美時候執殺紹深然後圍了東府男女駢誅只赦員宣嬌卻自己配合了到得沓開自甯國奔回生米已做成飴沓開忿恨不堪鏘輝想道斬草必要除根就賞夜定計又圍了翼府不料沓開早走了騎虎勢不得下就把沓開眷屬全行殺害那翼府部下將領官屬如何肯依弄得內外鼎沸起來慧如便是這一夜遠遁看官聽說紹深殘忍一日除去人人快心鏘輝雖報私仇亦緣公憤如今平白害

了沓開全家沓開平日在賊中算有威望眾心不服轉把北府圍得鐵桶相似員逆做不得主傳令殺了鏘輝將首級送到甯國軍前迎回沓開沓開這番入城不特父子妻妾做了刀頭之鬼就是宣嬌玉骨也為大眾剝作肉泥沓開悵然又與員逆兄弟榮合榮法不合就辭出京口自作一股向粵東去了後來擾亂閩浙江西湖南以及滇黔竄蜀就擒磔於成都這是後話當下謾如巡海歸營探得金陵兩番自屠自戮高興之至說道有此機會掃穴犁庭指顧間事我那天馬用得着了連夜

娘總爲此一段文字而設

景外

出江浦賊

踰誠

更出意外之事

緒穴引起四十七回

登成燒角文書。限時限刻。向南北大營稟明出師。隨即部署將領水陸竝進。殺上金陵。忽報金陵來了無數船隻。謾如驚訝大兵如何從這裏來。不想卻是賊中危家人馬。原來鏘輝胞弟至俊。係領兵把守江浦。得了內變信息。內畏杏開外怕大營乘機功勳。曉得謾如是个好官。又是名將。便率所部戰船數百號。向寶山進發。恰好接着謾如出師。當下遣人遞了降書。脫帽背縛。跪在轅門。謾如傳令降將衣冠謁見。至俊謝了。又謝哭訴前事。便請効力。謾如答應。至俊入伍。緣路奪了江上無數賊

卡破了江路。無數鐵鎖。謾如把酒臨風。正在揚揚得意。忽然大營來了令箭。大加申飭。不准輕動。謾如嘆了一口氣。傳令回軍。至俊所部二萬餘人。謾如簡閱一番。精壯留營。効用老弱的。願散者聽。願留者開墾海墻荒地。爲屯田計。假至俊五品頂戴。委領屯田事務。從此寶山營兵強糧足。爲東南一个巨鎮。正是

情動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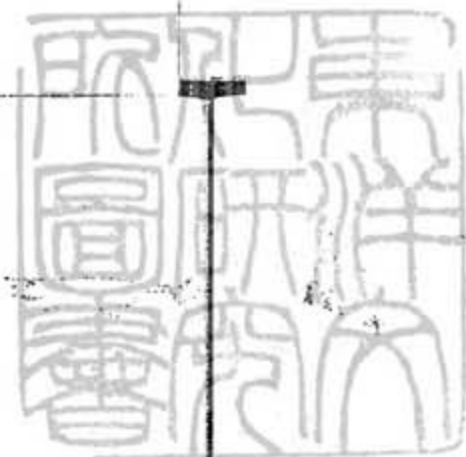
誠輸陣將

維鷓在梁

令人快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謾如而以娟娘慧如春織緯於上折以五
狗至俊緯於下折作者直從第二回第四回引出
以至五十回將全書穿成一線最是經營文字讀
者當知其苦心也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緊接四十一
回敘入帶說
鶴仙芝友

補敘南北軍
務○眼目○
宗旨

申說荷生出
防○眼目

話說癡珠纏綿愁病過了一春把阿寶行期也誤了急
得鶴仙要請假來省轉瞬之間又是炎夏芝友引見也
回頭癡珠甫能出門這日來訪芝友芝友道南邊時事
目下實在不好這真令人寢食不安就是都中也是近
日纔撤防堵癡珠嘆口氣道生涯寥落國事包攬早上
得荷生楊柳青軍營的信也是這般說看官你道荷生
何事駐軍楊柳青呢四月間逆倭從廣州海道竄入津

聖朝無棄物
多病已成翁

癡

帶敘秋英

癡

帶敘瑤華

之死也而生
之醫家以為
復燈在癡珠
直是辭世

花月痕雅集
此終席矣大
家俱有滄桑
之感何況癡

門京師戒嚴。朝議合山陝各省領兵入衛。荷生所以領兵五千到了河北。後來奉到諭旨。都令駐楊柳青助剿。五月初二。蘆台官軍打了勝仗。逆倭竄至靖海。又為荷生伏兵殺敗。遂退出小直沽。回南去了。荷生後來仍回并州軍營參贊。這是後話。當下癡珠從縣前街就來柳巷。采秋為是荷生密友。素來晤面。就延入內室。見癡珠病雖大好。卻老了許多。就也歡喜。癡珠見采秋華貴雍容。珠圍翠繞。錦簇花團。心中卻為天下有才色的紅顏一慰。又見个了鬢面熟得狠。詢知是秋英。原來秋香死

後荷生賞秋香的老嫗五十兩銀。把秋英收為婢女。癡珠又為秋英喜脫火炕。此時愛山住在聽雨山房。紫滄失耦。就把瑤華贖身出來。作个繼室。住在梅窩。癡珠都走訪了。又到東米市街。纔行回寓。既不見芝。晚飯也用得多。大家都道癡珠一天好過一天。可以和芝友同走了。不想無意中。又鉤出舊病來。看官你道為何呢。紫滄為着鶴仙。是舊交。便延芝友。逛一天井門仙館。囑癡珠及羽侯燕卿。愛山作陪。傳來本年花選第一巫雲。第二玉袖。同候。又因大家說得荷生花選。只賸福奴一人也。

珠

細草巫雲玉
岫也殘花福
奴也

應十七回二
十二回

酒合餘波
全書懸敘雅
集用筆俱有
變換

全書酒令半
係眼目此折
亦然○月痕

舊人猶在君
末如何

年花選第
一人自然嬌
豔如許

有滄桑之感。便又傳了福奴這一會。觥籌交錯。釵易紛
遺。席上人人。心暢。只有癡珠。觸目傷心。酒未數巡。便推
病。出席倚炕而卧。大家只得叫福奴巫雲玉。輪番上
前。陪伴與他。瀟茗添香。癡珠微吟道。細草流連。侵座軟
殘。花惆悵。近人開。大家一笑。紫滄席間。因說起采秋鳳
來儀的令來。羽侯道。雅得狠。我們何不也試行看。愛山
道。西廂中那裏再尋得許多鳳字。燕卿道。把西廂換作
桃花扇。何如。羽侯紫滄道。好極。當下芝友首坐。次是癡
珠。羽侯。燕卿。愛山。紫滄。福奴。巫雲。玉。岫。羽侯要推芝友

起令。芝友道。叫我起令。萬分不能。大家說了我學學罷。
於是羽侯喝了一杯合酒。說道。

翱翔雙鳳凰。綵山月零露灑灑。

大家贊好。各賀一杯。次是燕卿。瞧着福奴說道。

鳳紙僉名喚樂工。碧玉合夙夜在公。

大家也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是巫雲。說道。

傳鳳詔。選蛾眉。好姊姊。被之祁祁。

羽侯道。跌宕風流。我要賀三鍾哩。大家遂飲了三鍾。該
是福奴。福奴含笑說道。

老婦女夫情
見乎辭

同心相應其
真如蘭

玉岫此合似
為癡珠特進



秋心院梅花
別有主人而
梧桐則將一
葉驚秋矣姑
酌金壘盡此
一舉
愛山即景行
樂合語清麗
與羽侯同
紫滄此合殆
紀時事○是
年錢荒都人
有持鐵錢投
河死者

鸞笙鳳管雲中響。燭影搖紅。

就不說了。大家道：怎的不說？福奴道：我肚裏沒有一句詩經教我怎的。燕卿道：一兩句總有福奴笑道：有是有一。一句只不好意思說出。大家道：說罷。詩經裏頭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福奴笑說：中心又停了。芝友接着道：養養便拍手哈哈笑道：妙。紫滄道：徐娘雖老，丰韻猶存。竟會想出這個合來。大家也賀了一杯。次該玉岫。玉岫說道：

風塵失伴鳳。傍徨清江引。將翽將翔。

大家道也還一串。這就難為他。次該是芝友。芝友想了一會。向癡珠說道：

飛下鳳凰臺。梧桐落我姑。酌彼金壘。

大家說好。各賀一杯。次該是愛山。愛山說道：

望平康。鳳城東。逍遙樂。穆如清風。

次該紫滄。紫滄說道：

聽鳳子。龍孫號。光乍乍。不屬于毛。

大家都道好。各喝賀酒。次該是癡珠。說了收合。紫滄便來炕邊催促癡珠起來。癡珠不起。道：我說就是何必起。

悠悠生死別
經年魂魄不
曾來入夢

腸斷恨人如
是如是
全書宗旨如
是如是

敘完上折類
敘重過帶敘
芝友結福

叙并結三十
八回上折情
事趁勢申敘
荷生諸人層
層蹴起下折
福奴獨殿
羣芳自然有
此完全美滿

交園多病後
申散舊交疎

來因說道。

杳杳萬山隔。鸞鳳月上五更。乃占我夢。

說畢。癡珠仍是不語。大家見癡珠今日。又是毫無意興。便一面喝酒。一面向癡珠說笑。給他排解。不想癡珠檢着案上一部小說。瞧了一會。見上面有一首詞。噙着淚。吟道。春光早去。秋光又遍。停一停。又吟道。恨隨流水人。想當時。何處重相見。韶華在眼。輕消遣。過後思量。總可憐。就覺得無限淒涼。便自去了。次日。芝友大家來看癡珠。又拉他同訪福奴。重過秋心院。覺得草角花鬚。悉將

濺淚。這夜回來。便咯咯吐了數口血。吟道。西園碧樹。今如此。莫近高窗。臥聽秋。次日。就不能起牀了。那芝友。卻與福奴十分情投意合。就訂了終身。到得六月杪。挈福奴領着阿寶一羣人。向蒲關去了。癡珠病中。見阿寶兄弟前來辭行。又是一番傷苦。從此服藥。便不見效。日加沈重。此時荷生。撒防未到。子秀子善。都出了差。羽侯燕卿。紫滄愛山。天天各有公事。就是池蕭。照管筆札銀錢。一天也忙不了。只心印。鎮日都在西院前屋。幫禿頭。照料。二更天才回方丈去睡。穆升等。見癡珠病勢。已是不

禿頭煞是難
得煞是可敬

眼目

沈痛。自來
名士下場不

過爾爾

宗旨

宗旨

眼目

神歸香海有
个侍兒魂斷

維經有个帶
劍的女子伊
何人也

生不登金馬
死不赴玉樓
此三道門中
石曼卿之笑

起。大家想着不久便是散局。禿頭漸漸的呼喚不靈。只
得自己撑起精神。徹夜伺候。癡珠自知不免。二十八日。
倚枕作了數字。與家人訣別。就教蕭贊甫替他寫一付
自輓的聯是

一棺附身萬事都已

人生到此天道難論

因嘆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又吟道。海內風
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贊甫着實安慰一番。就也
走了。這夜二更時候。癡珠清醒。白醒。瞥見燈光一閃。有

个侍兒。眉目十分媚麗。卻另有一段颯爽的神氣。含笑
招手。癡珠起身。那侍兒早掀着簾子出去。癡珠不知不
覺跟着走。只隔一步。卻趕不上。再看走的地方。是个角
道。卻不是汾神廟的路。腳下全是青花石磨光的石板。
兩邊是白玉闌干。圍護着無數瑤花琪草。那侍兒早不
見了。遠遠望去。只見上面數十級台階。階上朱紅三道
的門。黃金獸環。沿階排列。那些儀從。一對對旌旗。旛蓋。
刀鞘。弓衣。還有那金盔。金甲的神將。手執兵器。分班站
在中門兩邊。癡珠想道。這是什麼地方呢。正在躊躇不

蓉城耶張茂
仙之鄉蠟福
地耶曹子達
之遮須國耶
吾不得而知
之也搔首問
天蒼蒼者曷
其有極

三語與第二
向一字不換
寫出真面目

此言上天則
壽心鳥猶在

海山蒼蒼海
水茫茫之中
非天上亦非
人間也

生前落魄死
後乃有此漢
骨威儀也

敢前進。忽見西邊的門擁出許多侍女。宮妝豔服。手中有捧冠帶的。有捧袍笏的。迎將出來。一個空手的。生得荷粉露垂。杏花煙潤。向前跪下道。請主人更衣。便引癡珠進了中門。東西兩班人等。瞧見癡珠。都叩起頭來。癡珠從屏門走上殿來。見殿上立一更衣鏡。有七尺多高。鏡中一個人影。衣服雖不華美。而丰采奕奕。英爽之氣。見於眉宇。鏡後走出一個神人來。向癡珠道。先生來了。把手一拱。足下便冉冉生雲。上天而去。侍女伺候更衣。已畢。扶在正面几上坐下。癡珠正要說話。忽見屏門洞

開。門外停兩座七香寶輦。又有許多宮妝侍女。有執拂的。有執扇的。有捧如意的。有捧巾櫛的。有捧書冊的。簇擁着兩位珠纓蔽面的女神下車。癡珠從殿上望將下來。一個面龐好像亡妾蓓雯。一個面龐兒好像娟娘。只見黃巾力士引向廷前。方面下鋪兩個寶藍方墊。那女神綽綽約約走至墊前。便俯伏跪下。旁有一個金甲神將。唱道。淚泉司愁山司謁見。癡珠身旁侍女唱道。平身。便有四個侍女扶掖二女神。從東廡環佩珊珊步上殿來。剛到殿門。癡珠立起身。上前畧一凝視。一個正是蓓

舊愛見面
娟娘見面

真堪一慟。
宗旨

眼目
大解脫語
回應上回

殺前生信也
傳之非其真
前

恨淚愁冤原
屬自作自受

○宗旨
蘊空自不應
有此恨淚愁
冤

正照下回

正照四十九
回下折

應夢醒時竟
歸大夢可念
可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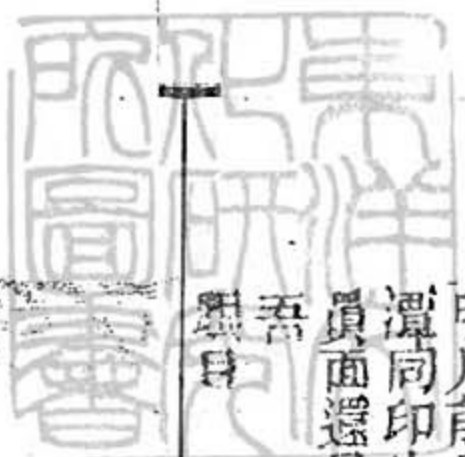
變。一。個。正。是。娟。娘。喜。極。不。能。說。話。一。手。攜。着。一。人。發。怔。
半。晌。轉。撲。簌。簌。的。吊。下。淚。來。舊。愛。娟。娘。早。是。淚。珠。偷。彈。
至。此。更。嗚。咽。欲。絕。癡。珠。向。舊。愛。慟。道。人。亡。家。破。教。我。何。
以。為。人。舊。愛。咽。着。道。天。數。難。逃。娟。娘。抹。淚。道。你。今。到。此。
塵。緣。已。斷。平。陂。往。復。世。事。自。有。回。環。何。必。重。生。魔。障。我。
告。訴。你。這。地。方。係。香。海。洋。青。心。島。你。原。是。此。間。仙。主。我。
和。舊。愛。妹。妹。春。纖。妹。妹。秋。痕。妹。妹。都。是。你。案。下。曹。司。因。
數。十。年。前。誤。辦。一。宗。公。案。害。許。多。癡。男。怨。女。都。淹。埋。在。
這。恨。水。愁。山。淚。泉。冤。海。因。此。玉。帝。震。怒。召。着。金。公。兆。劍。

替。你。作。了。仙。主。將。我。們。監。禁。在。離。恨。天。先。後。謫。降。人。世。
親。歷。了。恨。淚。愁。冤。的。苦。去。年。蘊。空。坐。化。玉。帝。憐。他。五。十。
餘。年。節。苦。行。高。詔。金。公。領。着。蘊。空。重。遊。塵。世。享。慰。榮。華。
方。才。去。了。我。和。舊。愛。妹。妹。罰。限。先。滿。如。今。你。已。復。位。了。
秋。痕。妹。妹。罰。限。即。刻。也。滿。只。春。纖。塵。劫。未。盡。尚。有。五。六。
年。耽。延。修。成。正。果。方。許。重。證。仙。班。說。到。此。便。將。牙。笏。向。
癡。珠。心。前。輕。輕。一。拍。道。怎。的。塵。夢。還。不。醒。哩。癡。珠。咳。嗽。
一。聲。嘔。了。一。口。鮮。血。卻。是。南。柯。一。夢。禿。頭。聞。聲。急。跑。進。
來。見。棹。上。的。燈。黯。黯。一。穗。帳。外。模。模。糊。糊。有。個。人。影。像。

此紅衣女子
又是何人

明月前身于
潭同印生
員面還是故
吾

是紅衣女子一閃即不見了。禿頭唬得打戰。急掀開帳。見癡珠眼撐撐的說道。什麼時候禿頭道。差不多兩下鐘。癡珠一絲半氣的說道。我又嘔了一口血。覺得腥臊得狠。你取些湯給我淨淨口。禿頭將帳挂起。剔了燈。點起枝蠟。從水火鑊上倒半甌的燕窩蓮子湯。遞到癡珠唇邊。癡珠歪轉半身。將口漱淨。又喝兩口下去。合眼把夢境記憶一回。恍然悟卻前生就問禿頭道。立秋是什麼時辰。禿頭道。說是卯時。癡珠吟道。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就說道。你叫林喜去方丈請師父起來。你把小



癡珠臨死一
語不及秋痕
以此見癡珠
鍾於情非溺
於色也所見
者大有託而
逃賢者之所
為。衆人固不
識也。

衫褲替我換上。禿頭道。老爺身子不好。何苦要換。癡珠道。駭奴我要走了。你留得我麼。我箱裏東西。蕭師爺替我開有清單。通給你去。箱以外的東西。穆升林喜李福三人均分了。也算跟我辛苦一場。留個記念罷。我這幾個月賸下的束修。也寄不回去。殞殮了我餘下的。你拿去。作个下半世的養活。倘道路平靜。替我回南看家。走罷。禿頭哭道。老爺好好的。又沒有變症。怎講起這些話。穆升流着淚說道。老爺保重。正往下說。林喜已請心印來了。穆升掀開簾子。讓心印進去。自己向厨下招呼大

無中生有寫
得有形有聲
爲呼爲嘯殘
更欲盡燈下
讀之令人聳
然

嘯

春鷺作繭一
刺就僵乃猶
微尋自珍叢
殘戀戀此癡
珠所以爲癡
也

海枯石爛地
老天荒地
人間覩然吾
面。眼目

家起來。剛由牆衙轉過後院。忽聽樓下一響。便問是誰。沒有答應。已唬得滿身寒毛。直豎再聽得一聲。狼響像似左邊屋裏空棺挪動的聲。便覺得通身發抖。兩隻腳就如釘住。走不動了。林喜李福聞得聲響。拿枝蠟趕來看視。穆升還自站着。心上突突的亂跳。停一停。三人同到樓下。喚醒大家出來。前院燭影裏。又似槐樹底下。隱隱有幾多人。站在那裏。其實天是陰沈沈的。只聽得風吹槐葉簌簌有聲而已。屋裏禿頭帶哭。檢點癡珠衫褲。心印瞧着癡珠兩頰飛紅。也覺得不好。癡珠早把吩咐

禿頭的話。與心印覆述一遍。就喚禿頭將一小箱交給心印道。這是我詩文集。和那各種雜著。通共一百二十卷。你替我轉交荷生元文。覆瓿論語。燒薪。這算什麼。只我一生的心血。都在這裏。託他替我收拾罷。心印見此光景。就要忍住哭。也忍不住了。林喜等滿面淚痕。幫着禿頭替癡珠擦了身上。換了衣裳。跣趺而坐。向心印道。你是大解脫的人。何爲也哭。我這會心上空蕩蕩的。只有老母尙然在念爲子。如我有不如。無便滴下兩點眼淚。一會目神漸散。兩頰的紅也漸淡了。滿屋中忽覺

靈風習習窗外一陣陣細雨癡珠叫林喜端過一張炕
几向李福要了筆硯心印檢一張箋紙遞上林喜磨着
墨癡珠提起筆來在紙上寫了四句道

海山我舊小遊仙
滴落紅塵四十年
一葉隨風歸去也
碧雲無際水無邊

題罷擲筆倚几而逝時正卯三刻心印大慟禿頭等泥
首號啣卻遠遠的聞得笙簫之聲經時才歇心印一面
哭一面招呼禿頭將癡珠扶下只見容顏帶笑臉色比
生時還覺好看只瘦骨不盈一把這會贊甫兩農也到

詩有仙氣

楊嗣祖安知

非福

笙簫之聲與

上文靈風習

習句相應纔

是神歸香海



禿頭此舉殊
屬多事累癡
珠化後只向
襟前要解下
這袋兒也

一字一淚

大家幫着點香燭焚紙錢哭個淚乾聲盡心印領着徒
子徒孫就在秋華堂念起度人經贊甫兩農領着穆升
照料衣衾棺槨用的棺就是停放樓下那一口禿頭諸
事不管只在牀前守屍痛哭就如孝子一般到了入殮
禿頭體貼癡珠生前意思將秋痕剪的一縷青絲一雙
指甲縫個袋兒挂在癡珠襟上其餘癡珠心愛的古玩
和秋痕的東西俱裝入棺中將靈停放在秋華堂禿頭
等輪流在靈幃伴宿次日心印題上一付輓聯是
梓鄉極目黯飛雲可憐倚枕彌留猶自傷心南望

淚一珠

可起下回文
字

蓮社暮年稀。舊雨方喜高齋密。邇何期撒手西歸。
這且按下看官須知癡珠方才化去秋痕卻已歸來正
是

鐵戟沈沙

焦桐入爨

安道碎琴

王郎斫案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之死而上半折將前文瑣瑣屑屑隨
手收拾後半折轉入正文乃飄飄乎有仙氣矣真
有結構文字非徒騁才也



花月痕全書卷十三終

花月痕全書卷十三

